

南木誌

六

			二三五	和書門
			六四三	
八	七	六	三	類
册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内	
五		三		和
五		五		書
函		四		
一		三		類
八		號		
架		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543
冊數	8 (6)
函號	155 27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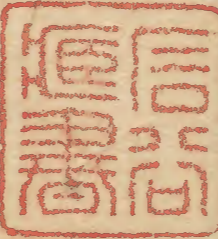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南木誌卷六

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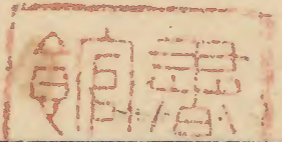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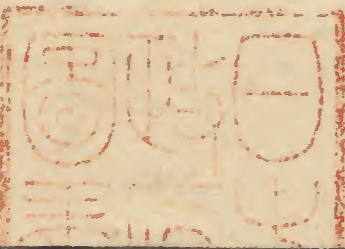
中山利質編輯

淺草文庫

久保愛

楠正儀守家訓辨

楠氏父子三人死于南朝正儀一人降于北朝議者
情之以為損家聲而未知其守家訓嘗試辨之初天
子何以與軍征高時也高時何以觸鱗蔑上虐下也
是以無禮為會以習文執以源政時為天下弓馬師
以講武術所謂無禮者非無禮也忘爵位以親上臣
以察所蔽之中心也其試武技至乃天子躬自撥馬



南木誌卷六

南木誌卷六

峯以測緩急之度可謂勤矣尚不敢輕動蓋威福九
世在其門也於是晝日思之夜分不怠夢得楠公覺
求其人得而喜之託以大事可謂慎矣是以其興也
義貞嚮應於關東尊氏倒戈於西京鎌倉一朝而士
崩六波羅數旬而瓦解遂張數百年之頽網以再復
明辟者楠公之略居多也天子業已得志而怠政事
成而荒政天下之士思霸王之政者十居八九尊氏
欲乘其機而基霸業而立霸王者非天子意則不得
不叛也叛而無所據則不得不開北朝也當此之時
朝廷非乏其人也藤房親房在內以輔弼政事義貞

正成在外以經營軍國飛羽檄於千里唱逆順於萬
民建日月之旗以招天下之兵未遽應而應尊氏如
水之就下蚍之聚酸謳歌訟獄莫不幅湊其門者以
爲智乎不可比正成之深謀密策中其機也以爲勇
乎不可當義貞之驍勇膽略折衝千里也以爲文乎
不可及藤房親房之博聞強識斟酌古今近思遠慮
然而勝敗異所功業否泰者天平抑政有所失乎觀
其爲勢不得拔擢尊氏再建霸府也然則藤房親房
義貞正成及尊氏成共和爲政可乎曰尊氏之跋扈
囚天子放皇子躬執千戈以向乘輿者數爲醜爲羹

南水記 卷之六
未足甘心不可成也先帝崩四臣物故尊氏義詮又
歎嗟乎時也南北不可不合也何也夫惡尊氏者以
其無道也今其人歿其孫義滿才德兼備其輔之者
不及十夫三傑比之五蛇則有餘也固足建立霸業
號令四海也然而翼戴北朝撫循將士政刑正直無
有頗辟仁風滿乎寓內義氣徹乎天淵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者天平抑政有所得乎嗟乎時也
南北不可不合也南北不可不合則正儀不可不先
降也何也鄉者南朝之盛也將相相和以征其侵順
者猶不能勝也今者四臣物故南朝孤立天子蒙塵

于山海之卒才滿川五百非有餼糧器械以丐其得
天者是則小人強弱之相反猶培塿與方壺烏獲與
嬰兒也然而正儀一持旗鼓以指麾羸卒則數万北
軍遷延敗走無敢當其鋒夫其得志如此則其合其
析權在正儀南北不可不合則正儀不可不先降也
曰兩朝並立如舊曰若然則凶器不可藏也凶器不
可藏則萬民不可安也然而正儀分爭則不可謂仁
也天子厭亂有輯穆之志然而正儀執拗則不可謂
忠也與社稷歿曰南北兩帝嘗無異心其折者有人
也今其人死天子血脉相禪讓以嘉靖萬邦其神器

在則為天子傳神器則為太上皇非有失國易姓與
櫬含壁也何外之有矣曰先帝怨徹骨髓先人命絕
中原無所報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今其人歿其
時移惠怨無所施之雖則先帝先人在必比太商與
冀缺登庸義滿以合南北矣豈深藏舊怨以為伯夷
叔齋之所不為哉是以余知守其守家訓篇水遺稿

夫古之所謂守家訓者豈徒守其家之私法而已乎
抑亦守其先人之遺教而為天下國家之用也哉
夫守家訓之要莫先於守其先人之遺教而為天下
國家之用也夫守家訓之要莫先於守其先人之遺
教而為天下國家之用也夫守家訓之要莫先於守
其先人之遺教而為天下國家之用也夫守家訓之
要莫先於守其先人之遺教而為天下國家之用也

評

楠公正成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鬚髯孫吳而忠勇壯
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邱守睢陽正成去赤
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
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眾出奇無
窮至如藁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歿正成
奉迎攀輿首蒙推獎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
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
成疆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歎哉湊川之

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訖生滅敵之語含笑人地
其視巡之臨歿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
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久而不歿
者固自若也大日本
史贊

林忠曰藤房去之正成歿之建武有二忠焉羅山
文集
山崎嘉曰正成可謂諸葛孔明之亞也藤房辭官可
也爲僧何耶秦山
隨筆
森尚謙曰嗚呼忠臣楠公楠之姓義氣忠烈赫如日
星修身節儉謀猷淵深百般奇策莫不爲勤王寔古
今之一人耳儼塾
集
安東守約曰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
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々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

旗敵王愷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
已平尊氏兄弟爲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
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爲己任鞠躬盡力
及其不可爲也烈死殉國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
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有子有孫晉卞氏亦死節
其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爲美譚
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
少陵詠孔明詩云山師未據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恭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
身殲軍務之勞必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開臣姦欲恢

復而不可得也歟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三忠傳

熊澤伯繼曰不知而得乎天之謂氣質知而爲我有
之謂德楠正成兼智仁勇而有之若使聞聖學可謂
文武君子矣又曰當時北條氏陪臣執國命而正成
之於北條氏固無君臣之誼其應詔勤王亦宜矣若
君臣分定如今代余未識其果應詔否也

集義和書

安積覺曰楠公於高時唯顧君臣之義何如耳蓋全
剛山下之地係公家世襲之邑而實爲朝廷之臣是
其所以速應後醍醐之命也關原之役高橋修理自
足利氏時領美濃北山數邑拒石田三成之徵檄而

不出當時諸國十豪如此者往、有之況方元建王
化未熄之際乎亦不足怪也新安手簡附錄

至直清曰建武中興之際公卿則有藤藤房武臣則
有楠正成輿論歸焉若論其人品藤房為輔弼之臣
正成為禦侮之臣至正成之材非藤房所及也但藤
房龍馬之對直言極諫聳動朝廷可謂鳳鳴朝陽矣
而與正成恢復之功不可同日而談且藤房一諫之
後棄宦避世正成則不然其身已死國難忠義傳子
孫赫奕天下當時誰有與比者但其善言懿行勳傳
千世不能詳其為人可惜也然而方喪亂之時以一

城抗天下之兵不少屈撓亦足以觀其材量雄偉夫
一盛一衰之際雖名將勇士阿附時勢朝南暮北反
復不常獨楠氏一家子孫纍葉遵守遺訓闔族戮心
以躬報國三世無貳可謂古今罕儔矣非正成之德
澤固結人心烏能如斯耶世之尚論者比諸葛孔明
蓋以二子勤王興復父子忠死之迹相似也雖然孔
明臥龍也懷道德遺功名欲終身於草廬而遇照烈
三顧不得已許以驅馳一朝君臣相遇如魚水古人
嘗論其出處比之伊呂如正成乃功名料中人也後
醍醐帝蒙塵詔徵兵近畿正成應詔赴行在是其出

處大異乎孔明帝之賞忠褒功尚在義貞尊氏之下
未聞委任之重如劉備之於孔明也而論者以孔明
擬之恐非其倫抑孔明之率軍正而不奇可謂兵有
節制矣我嘗謂正成之用兵料敵似韓信韓信之在
楚也既知項王易制正成之居河內也既知鏃倉易
取故韓信見高祖盛稱項王之勇曰其勇不足畏也
正成謁後醍醐帝盛稱鏃倉之強曰其強不足恃也
韓信囊沙背水破敵正成鉤屏木偶殲賊二子之運
籌制勝殆如出一轍然而韓信以敏速勝尤長于攻
正成持重有餘尤長于守設令二子易地則我未知

其何若也然韓信之兵則出私欲之私而正成之兵
則出忠義之公是則異耳或謂金剛山上有祠曰南
木明神祀正成配饗孫吳正成嘗有言我立功於天
下祖孫吳也故祔祭焉嗚呼正成遺愛存于民不衰
如此但以正成之絕倫雄才猶不學聖賢之道而其
致力者獨止於孫吳兵計豈非千古之遺憾乎且知
其七生滅賊數語可謂不達性命之理矣何其陋哉

駿臺雜話

湯淺元禎曰楠河州之功業不遂致命湊川其臨終
告弟正季數語髣髴乎唐張巡手載之下稟亦有生

氣室師禮著書誹之實由不知忠臣憤激之志也先
革所謂理學之弊抑謂此類乎常山謬筆餘

源君美曰中興初政不足悉論其故何也中興與創
業不同創業譬猶新造屋室也其費雖多而經營既
畢可保數百年之久若大厦傾頽仍舊修理則尤難
事也鄙語曰撓角至殺其牛初滕氏擅權皇化陵遲
後三條卽位銳意恢復是時以王室之衰未甚也猶
屋舍小損加之修理亦可以不至傾覆矣及源右將
攘大下只權北條氏九世亂國命天下武士跋扈鴟
張日久矣一旦欲使此輩相膝於無功縉紳之下譬

猶起敗屋加之粉飾隨起隨顛豈有成乎況民肩未
息而營大內頒封邑於官宦媵妾伎能僧巫乎至有
大勲勞者則徃之不沾尺寸之恩或有與者隨而奪
之是中興之業所以僅成而又亂也蓋當時之急務
無如恩威兩施瑣細勲姑措不論有大功乎國家
而賞賚不得其所知之何其可也今試議其功勞如
護良親王爲其父皇盡力所不敢論也至功臣我以
正成爲第一初笠置陷天子蒙塵西州方斯時天下
雖膺無一入舉勤王之師者而正成獨不改其節以
眇之軀抗數萬之賊軍曠日持久致義旅嚮應鑿

興反正者皆其力也若無正成爲之首唱則雖有新
 田足利赤松諸公將安施其功乎其次義貞之功績
 最大以滅其渠魁也若赤松名和二氏又次之夫非
 圓心之功六波羅不拔設令帝幸船上鎌倉未滅六
 波羅未拔行在殆哉非長年迎乘輿衛之鎌倉雖滅
 將誰適從乎然窮鳥入懷獵者憫之况受萬乘之委
 托乎苟有人心者孰不以躬翼戴之是以其功似多
 而其實未甚難爲天子既狩海鳴虐焰方熾而唱義
 於畿甸之間其功如不及長年而其實難爲故二
 子之功優劣難判獨至尊氏之功我不之知也東兵

久困于正成而圓心繼起乘輿又還幸船上於景尊
 氏觀望時勢欲藉以成其私歸順官軍耳其戰勲無
 足錄者而朝廷賞之以第一洵可怪也蓋亦無他此
 其奕世名閥故致濫賞如此歎噫有大功者且爾小
 功之輩缺望思亂宜矣天下安得不亂乎讀史餘論
 野山朝陽曰楠公之歿我不能問然也蓋髣髴乎龍
 逢比于矣其子正行不忍坐視朝政不公遽促其歿
 最當其機但其致南廷自此不振則正儀有疾而歿
 可謂勝於乃兄矣雖然三楠同一忠烈義武其論優
 劣抑亦末也秦菴載言

野山朝陽曰楠公大德精忠乃文乃武上同

野山朝陽曰王安石以為齊孟嘗雞鳴狗吠之雄耳

然而孟嘗君有雞鳴者然後得脫函關如我楠公亦

有哭夫而後得誑尊氏嗚呼楠公可不謂智乎上同

野山朝陽曰楠公誠子曰凡丈夫先決己心然後處

事間或諮詢宗族老臣慎勿謀逮母噫亦卓哉上同

谷重遠曰楠正成歿湊川蓋獻策不行而義不可去

也秦山隨筆

河字田醉菴曰河陽侯正成為人忠勇節義所謂我

朝良帥也其始戰狎於和河二州之間遂雄於邦畿

千里矣日午春勅軍和河攝泉境或據鹿壁忍飢寒

於蘇靡或築奇岫堪渴暑於鄭節也一吐一握不

為焉鬢皓肌虱之勞沐雨栴風之羸良其耶否乎義

士何鏗若何其以身奉一人以命代億兆矣故以戰

若河決以守若山不動圍師暨瓦解冰開而天下粲

然稱焉由然靡焉潛龍復九五鳳曆回皇化於是知

雖凶器其貞知雖下術其可矣可謂克止戈者也楠

子前後既無楠子實夫子英萬雄乎唯憾五噫不止

相繼頻刺夏慕五湖之士跡者三回未遂名于戈再

出西東北南勞奈無功何嗚呼悲哉

長井定宗曰正成忠貞絕千古計策通于神遇於妬不改忠志陷危地不失勇武可謂古今絕倫之賢臣本朝無雙之良將矣累世以智仁勇稱之亦不僭言就中可其稱舉者慮可朝廷之起興運則守孤壘待出到察可其衰之連則以軀報朝烈苟非通于人道之理亂達天道之盛衰豈能造于此乎後世猥議攝戰輕投一會英雄之心地孰入察之耶惜哉傷哉天下資王室矣蓋棄筆嘆乎本朝通記村川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強能弱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若此於赤

坂坑骸滅跡使敵人不蹤其所在至此避新臻之鋒令宇都宮氏勢衰而不得戰其有術也可知矣楠河州傳村川通信曰宇氏新到兵勢方熾正成不襲宜哉然當炬火之後不微屈弱不追罷歸何也若人有思而得庶有助于兵籌者哉上全村川通信曰正成忠實剛毅不可以利動之尊氏私以王畿五國南海六州誘之其不知正成亦甚矣上天野信景曰諸葛武侯忠義節操後世實無他比我朝羽林楠公正成資質正大其規矩似忠武侯蓋僧顯曰後醍醐帝有三良而不能用萬乘已矣三良

者誰曰大塔宮護良勇也藤原卿藤房者仁也楠將
軍正成者智也帥四海以三德天下何不稱太平設
雖未全用三以一則足矣初能聽藤卿之諫廢內寵
除外邪則無亂亾論則至舉大塔王誅足利大逆於
未發之前則不至此極二良已往矣方今委任楠將
則足利之逆赤松之叛亦何足恐乎噫已矣哉日本
星野龍曰元建間朝多秕政讒諛競進賊臣爭權國
家傾覆廷尉獨事上也忠行己也義雖難危之際不
改臣節毅然以興復爲己任及事之不可爲也以次
報國可不謂純臣乎正行善繼父志亦夙國家之難

帝蒙塵芳野之後諸楠常爲南朝之于城也詩云赴

赴武夫公侯腹心廷尉有焉

凌雲
博集

中山忠義曰保平以還本朝爲戰國諸士進退得失
載於簡策傳於日碑者幾何乎特如楠判官可謂三
德兼備之名將矣雖配祀諸葛孔明孰謗議之乎佑
正統天子而不顧身合夫理無私心可謂仁矣運籌
決勝可謂智矣破堅摧銳可謂勇矣關
隨筆
中井積德曰中興之勲孰爲大肺腑則親王護良股
肱則楠公正成爪牙則義貞圓心若夫高氏之爲功
丹中倒戈而京師之勢孤是已至於定京師則一國

心力可辨矣則雖曰無功可也當時輒稱其功參於
 義貞圓心烏可也及至論功行封高氏為之冠而圓
 心不護寸壤建武之政可知耳通
 冢田虎曰嗚呼楠子者天下之英傑而忠也智也勇
 也義也至矣盡矣若以孔子以上觀之則未知其何
 如自周末以下至於我東方古今可間然于斯人者
 我未之見聞也而後世論者或比斯人於孔明而謂
 其終戰死以為不及於孔明亦皆妄也若夫孔明嘗
 雖曰臥龍之奇才也然為君所委任如彼者固有其
 才略則可謂事不敢難成焉且先主屬之後事曰苦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勅後子曰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然
 則孔明何貽忠於身後之有而敢可以戰死獨楠子
 非有爾也特自操忠義夙夜憂慮雖庶幾乎攘除姦
 凶以復興王室然君暗臣愚而塞其忠諫之路妨其
 義戰之策未曾付託焉且有新田北畠子種之諸將
 在焉而出於其右則楠子未嘗得專制其軍然且其
 威德如神苟揚其旗幟則望見之者敵師則懾焉王
 師則勇焉以小禦大以寡敵眾百戰百勝未嘗有敗
 績者也而其終戰死者非俄然為之也賢相藤公藤

房遁世之日豫察天下興衰夙既期戰歿也而建武
三年丙子夏及足利兄弟再屯兵於攝州楠子雖復
奏密策而佞臣阻之強使楠子出師於是乎楠子以
爲斯役也實戰歿之期也輒整師旅而發京師召嗣
子正行於櫻井驛語之戰歿之志且遺命以忠孝之
事斯時楠子股肱臣和田泉州恩地左近陳以必勝
之略而諫止其戰歿焉然而楠子期戰歿者非敢以
足利故乃喻其意曰今當誅滅足利猶在我掌中也
雖然足利氏滅則新田氏又將爲足利也足利之爲
足利則其害不敢攘也新田之爲足利則其殃不易

敢除矣雖然正成不存焉則足利氏不得滅足利氏
不滅則新田氏不得興新田氏不興則足利氏驕侈
日長而將兄弟相爭鬪至其時也正行當乘其隙以
誅滅之也故正成今朝戰歿者慮隆汗於二十年後
而近舍其不難之害以遠防其之易之殃也果斷明
決衆皆感服焉於是屬正行於和田恩地八尾之臣
以貽忠謀於身後乃出師於湊川棄其奇計神策以
七百騎之微勢直入數萬之大軍如猛虎奮戰躬殺
越數百人而後泰然自殺矣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且楠子之謂也乎

大峯文集

樂翁源侯曰或謂我有劍難相何以脫此厄耶予曰
 武人有劍難相非可惡也楠正成湊川戰死者劍難
 也熊坂長範亦劍難也若正成不應帝詔伏匿草莽
 則必無劍難然安致賢人忠臣之芳名哉顧忠孝仁
 義之道何如耳觀相拙伎也不足深信焉聖人中道
 何往而有害何道勝之耶花月 效紙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歿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
 不可道然彼亦截之誦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
 且公之歿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倭人焉能
 使公死生哉靜寄 筆

蒲生秀實曰元弘帝之聰不蔽惟聽楠正成正成不
 以兵之所危歿於賊鋒新田義貞不以師之所弊敗
 于勁敵敵人京師則乘輿先北幸可以據比叡之險
 藉僧徒之強千種氏名和氏之勇供警衛結城氏之
 眾而為聲援菊池氏兒鳴氏土居氏得能氏之兵這
 賊尾於是正成自南舉義旗義貞以東軍建忠策以
 包賊於京師賊眾數十萬素不齎糧京師米粟不日
 而竭當飢而降何待善戰足利昆季豺狼之性縱其
 忍也窮既如此命亦極矣心憂歿於幕內不暇授首
 嗚呼雄圖勝算一不聽於楠氏由是所在狼狽機會



皆失終致京北之幽辱畿南之偏安適以爲千載之
戒矣悲夫今書

古賀煜曰我楠廷尉精忠大節貫乎日月行師之妙
較之瞿何二子瞿式鼎殆且十倍乃至湊川之役躬

將七百騎誓不生還卒歿于敵以致將卒解體猶賊
增鷓張之勢天子罹播越之禍論者不無遺憾營利

常聞人贊楠公賢曰其器小不足以濟天下之用蓋
斥其戰歿大早祗速王室之不振也同論

青山延子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
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二

戰固爲久策彙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

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
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

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歎也夫皇朝

成鳴讓曰世稱楠公以兵畧固矣然以兵略而已則
義貞武光諸公似爲優焉觀其討賊之策亦不過伍

員伐楚之說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丞肆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數語耳蓋公之聲名烜赫亘古今並日星而

不可磨滅者乃在承帝始托之重終委不渝其言既
竭股肱之力又效忠貞之節繼之以一歿臨死猶以

忠孝戒諭其子於入臣之分無敢間然此公之所以不可企及也宋儒稱諸葛忠武爲有儒者氣象余於公亦云彼懸墻藁人之類直兒戲耳豈足以重公也

哉

安積信曰正成以武臣受知遇擁孤城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叛賊復熾正成屢進奇計爲佞臣所沮終弗用歿之可也雖則歿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王室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不鳴乎天理之

公可謂仁矣

良齋史論

山縣禎曰余於戰國問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

治則青砥藤網將略則黼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秦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勲丕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網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蒞宇宙能幾人歟耳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慕哉

山縣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蹈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於海鳴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惡未甚顯秦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一旦之憤卒然起兵

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如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帝雖一遷海嶋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鸞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効不亦大乎

山縣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避其銳而不損士卒變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

兵者也非老於謀略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左次牙咎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山縣禎曰楠正成忠勇謀畧元帥之器也首唱義屢挫勅敵功亦大矣赤村則村收復京師新田義貞殄戮鎌倉其功亦不在足利氏之下也而帝殊寵尊氏以重賞以啓他日之禍者何也蓋尊氏狡計結帝寵姬階此以進而帝既惑乎准后之寵則莫言不聽焉尊氏所以得志蓋此之由也已吁嗟帝心一陷溺於是乎是非貿亂措置顛倒如此以再失天下可勝歎哉

山縣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網漏谷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道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山縣禎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為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處天下之事斷然可知矣

國史 纂論 會澤安曰甲世以降名臣則大織冠藤公營贈大相

國孝子則平內府重盛忠臣則楠中將也夫古今孝子膝下色養盡愛敬喪致哀祭致敬繼父志述父事或遇大變報不共戴天之讎論衆人口者多矣未有如小松公者也其憂父之暴而百方幾諫遂令無陷不義處於至變而忠孝兩全書曰烝烝入不格姦重盛有焉至古全忠烈之上建大功衛社稷或仗節死義炳載青史者不數雖然忠勇智謀兼資兩全明乎大義可為天下後世之模範者未有若楠公者也當

元弘建武之間忠臣義士林三輩出於是分派天潢
捍禦大難鼓舞四方忠義之士則兵部卿護良親王
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也從
容就義風節凜然則皇太子恒良及關東管領尊良
親王征夷大將軍成良親王也明乎時勢察乎機微
盡忠誠於諫諍則萬里小路藤房也在艱難中明大
義興義士之氣則北皇親房也周旋于危難之間
乘輿於厄則千種忠顯也從中興之初參謀密議糾
合諸州義士則右中辨俊其中納言資朝及具行也
以躬代主脫乘輿於危難則花山院文貞公也屢在

兵則犯矢石鞠躬盡瘁則鎮守府大將軍顯家及四
條贈尤大臣隆資左大臣實世也於武闕元勳一掃
鎌倉殄戮北條氏又窘蹙尊氏則新田左中將義貞
也翼戴變興以孤軍抗大敵則名和長年也屢拒鎮
西不得賊軍犯輦下則菊池闔族也有智勇謀略而
人品雅正則兒鳴高德也其他如新田氏宗族及上
岐多治見足助錦織富士名三條結城得能等數義
士指不勝撻然而楠公則傑出于等倫精忠偉略無
可與者其有勲勞乎社稷非復他人之比也艱辛萬
狀盡忠貞之節遂致命於湊川天下人勢自是一變

南林語
卷之六
北

官軍日沮姦賊得志王室失中興之業可不謂之千載遺憾哉然楠氏子孫宗族相踵歿節皆中將素訓所致也其忠烈之氣磅礴大壤間而不漸滅故我常陸贈大納言公建碑於其戰沒處題曰嗚呼忠臣楠子墓則所以揭褒忠之典使激勵天下萬世義士之氣也是以無貴無賤每遇公之忌辰明友盍簪共俱談行事想像其人各素其位思所以盡忠於國家則庶幾乎有裨風教之萬一矣

草偃和言

齋藤正謙曰方北條高時及仲時時益等之自盡也其臣殉之者至數百人之多可謂忠於所事矣然其

彎弓乎正統天子不辨大義難以爲訓凡在皇國上下二千餘年之間可爲武人之炯鑑者我謂止於楠中將未楠公受正統天子之委囑舉義兵及宗黨從卒悉皆仗義守節父歿而子代之兄歿而弟繼之數世之久能守中將之遺訓以死擁護下室於南山一手身之也五十餘年其大功至忠迥出於張巡文天祥之上其以道德服人心較之諸葛孔明殆有過而無不及者矣於戲其以忠義歿者同也而有大小深淺之異如此故爲士者宜以研究聖學爲主夫忠孝川人倫之大節也忠孝不兩全不可謂人矣

上道要論

楠公正行

史論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
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疏屬皆力戰死節闔門
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大日本史贊
林忠曰楠正行者正成子也年少有父風雖勵繼先
之志不幸歿于軍吁惜哉羅山文集
森尚謙曰忠臣楠公之子正行善繼父業少壯戰死
忠魂赫烈南朝之祚委賴此人可謂此父有託于矣

集 巨勢玄仙曰余觀足利氏其將任木細川山名桃井

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夕逆昨日叛今日
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
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國史畧

成嶋讓曰正行之死烈矣惟憾其過蚤耳自從義貞
顯家之歿南運日以衰頽而賊焰滋熾正行意若徒
然空死負乃父之遺誠而損其家聲故寧冒死求生
事成則復京反正不成則一死以報國耳其所以自
為則潔矣於忠臣綖繹終始為國之義則未也果然
從此行官為賊蕩燼朝威逾微豈非正行招之歟春
秋責備賢者余於正行亦不得不執此議也南山史

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
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則
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
上義光兒鳴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
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
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
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為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
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山縣禎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解于
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鳴

呼此言也實楠侯一門忠義之所本平楠侯家訓所
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國史纂論

楠公正儀

史論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疆寇維持偏安之業頗
足尚焉而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挫折而不支他
日將無面目以見正成于地下正儀於是可謂無恥
之甚者矣蓋以材短力弱無以任負荷之重不忍坐
視國家之傾計出於不得已耳議者謂正儀不似父
兄信乎其然也大日本史贊
天野信景曰細川賴之圍楠正儀于飯盛城送書勸

降曰請納欵將軍封以畿內五州正儀答曰某之父
兄皆勤王歿事皇運未復奈時不至何嘗聞之臣爲
君歿今賢明如細川公使某以五州之地得萬世之
汚名非某所願也其子正勝正元盡忠歿節從臣僕
隸亦各仗節殉義流芳於千載豈不懿哉唯然事君
無此心亦不可謂人矣龜

津坂孝綽曰夫正儀能繼先志守歿盡義則父兄同
傳流芳於萬世矣奈何晚節忽挫望風降賊忍恥偷
生大忝爾家承汗青史耶然而以正儀之爲人觀之
彼其百鍊之剛安肯爲繞指之柔況正成遺誠正行

惟負國辱家是懼不有其言在耳乎予竊竊疑之此
必有故也匹友長良子軌精於國史嘗檢花營三代
記兩朝紀傳始覺其誣因遍參校諸書益有所考
証余大喜憇思之令著論辨斷篇成凡三千五百言
詳實的確青天白日寔雪千載之冤而暴大義於天
下矣其載于後讀其吐氣哉忠聖

或鳴讓曰或有問余曰子傳諸將不敢收貳臣而濟
正儀乎父兄彼非降敵乎余答之曰春秋之法褒善
貶惡苟惡矣而逸於善則勸之褒之苟善矣而趨於
惡則懲之貶之聖人之設法嚴而待人寬如此正儀

之降特出於同族相害而不得已焉爾故一旦北趨以避其害迨後反正效忠觀於平尾之戰可識也其去可懲也其反可勸也余於正行責其蚤殉於正儀許其自新俱取春秋之義也南山史
山縣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地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

節之名不亦為楠氏深惜乎國史纂論

楠正勝楠正元

岩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為王室子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歟乎國史纂論
山縣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歿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勲亦偉乎國史纂論

楠光正

山縣禎曰光正不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侯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況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爲我大東之光輝矣

國史纂論

序文
楠判官傳序
自古反蕩之世喪躬全節者往往皆是也蓋其勢已窮其力已竭也矣若楠氏則不然有土二州擁兵二萬勢也未窮力也未竭雖然宸聰之不明數諫不聽於是其尊氏之弑逆雖可滅復義貞之禍心勿如之何而已遂自靖乎戰死以爲國謀焉嗟忠哉至矣聰明淳厚撫民慈愛御衆嚴正折獄審曲圖事慎密而機權幹略應變如神古之將帥亦所希見也可謂三百年來第一人物也余嘗登于盤破嶺拜其祠而憾

南林詩 卷之六

禮典未舉且碑勒無人友人村田自新細搜博攷爲之傳一披卷終始大概粲然珠貫使讀之者感慨不可禁余亦欲爲遺事一編以附後尚未竣矣此傳之爲非實爲鎮石之患庶幾他時得商舶之便傳于西土亦昭我國有斯人焉若祀典則竊有望于昭代寬文己酉春二月甲子洛下真祐序

蒲河州傳

蒲河州傳序

村田通信

吾少好讀諸子百家之說然以其質薄才腐未嘗有一篇研窮義理爾來以家貧芻米不給流落拓落手釋于卷十有餘年有友生讓余曰今子以貧不學則

焉得安余喟然曰實如子言夫人之處世從非有優贍之智敦龐之貧不稽清穆之高訓則吾不知其所底極於是今年春絕游謝交食藜飲水復讀五千餘言未幾洛人原生輯太平記綱目請余爲序仍讀之慨然嘆曰元弘有義臣若斯乎執心之貞慤氣質之善淳實足以爲人臣之軌範余憾簡編無統記抽著爲之傳嗟當世之士貴古賤今唯懼以文拙誼邇不省弦外復有餘響

全

蒲河州傳跋

原友軒

人之有一善一行無非教也況於正成哉元弘之亂

戎馬揚塵六合寢光方此時雖有頗牧之用兵復將
困焉爰正成舉義旗海內一清遂成興復之功嗟大
厦再崩一木不能支宜哉正成廿戰歿且正成之爲
臣忠惟殉國義惟亾軀其卓乎當世者孰有加於此
其言論行事則概雖雜出於太平記及穰田助則釋
自晦赤松滿祐等之所述或失之于繁或失之于略
余素惜傳無編次洛下村田通信旁搜傳記芟繁詳
略爲之傳嗚呼正成遠矣今一披卷之頃其出處進
退宛然如在目是以託劄刊以欲廣其傳觀感者
以言爲則以行爲法固其志也寬文己酉二月

同上

弔楠公文

今井弘濟

浩濤平沙之渚遠含淡鳴以望洋亂峰鬱紆之境橫
控播州而爲疆人烟扶疎乎邱岡雲樹上下於斜陽
蓋以三海之勝界宜乎兵庫之爲名仄聞楠公歿節
於斯湊川卽其古戰場也特詣墓塋敬弔魂靈嗚呼
哀哉寒威凜冽之歲惟有松柏而凌霜國家喪亂之
秋特降剛正而示貞昔者元弘之際王道凌遲武臣
放橫帝怒整旅大憝伏刑當斯之時髦彥如雲英俊
如星裂土分茅功銘旗常天下初定人仰治平何意
皇綱紐解禍復起于蕭牆女謁行兮藤房去讒說進

分護良歿於是足利叛亂赤松麟起州郡烏合姦雄
虎視向之所謂狂夫健將變成恃勇脇主之子循吏
文人翻爲賣降恐后之士斯時也貞烈慷慨整暇從
容始則奮佐命之威終則全殺身之義名埒樂毅而
有餘忠比諸葛爲匹者唯有楠公而已公嘗遇風雲
之會得挺龍鳳之姿夢兆有類乎傅巖猷謀不恥於
邳深抱盡瘁之志遂舉勤王之師沈毅難察攻守
奇策誰測正奇轉化因敵剛柔隨宜巧盡守備器翟
之所以全孤城能用小技田文之所以養雞鳴及其
朝廷上鹿元帥收歿公之良策不用嘉謀無取既受

節度于人進退不由乎己卒練而法嚴雖曰節制之
兵將能而君御遂成羈縻之軍於是公回天之力無
施貫日之忠彌純驚擊電掃烈氣于雲蹀血吃創沙
石朱般遂決必歿之心忽隕不貲之身嗚呼噫嘻歿
或重于泰山或輕鴻毛公之云匹謂之人乎謂之天
乎然而數百歲之下聞公之義者懦夫立頑夫廉老
者壯窮者堅是大有裨于風化也一坏孤墳萬代功
名梅之先春兮公德惟芳松之後凋兮公節惟貞對
墓樹而懷古望山河而悲傷

年山
紀開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安積覺

西山公建楠公碑於兵庫港可廣嚴寺任持僧千巖乞藏今并魯齋帛楠公文于寺公命覺跋

凶友今并將興帛楠公文一軸呂公命裝潢藏于攝
州兵庫廣嚴寺讀之適有可慨者三將興嘗使鎮西
路過兵庫拜其墓於榛莽荒草之間當時豈知有今
日之盛舉哉不知而能如是可謂有志者矣使其得
見今日之盛舉則其為文亦當如何一可慨也將興
同予師事朱文恭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贊
今鐫碑陰呂丞將來而此文亦得藏諸廣嚴寺以備
觀覽將附驥尾而顯名豈非幸歟然使文未在世作

為碑文則揄揚闡明殆亦不止於此二可慨也昔宋
學士作余右丞傳贊曰余來江左想見戰守處江流
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蒼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
夫余闕胡兀之臣耳苟盡忠於所事則可表章況楠
公之忠勇固余闕之所不逮而江流落日弔古興懷
則無以異也將興能拜其墓能為此文而余不能三
可慨也使將興聞余此語不知以為何如淡伯齋文集
謁楠公正成墓詩序 三宅緝明
天之所賦有吉有凶莫不各實理之自然人之所值
有禍有福莫不各已義之當然而唯人之所為就已

而求盡心殫智于內竭力周謀于外不避不怨不愧
不乍確礪凜冽超然禍福之上乃天之所報卽茲而
在必使其忠與日月同懸必使其功與宇宙俱存不
可毀不可磨不可蔽不可欺昭明較著依然吉凶之
外則其禍也其凶也亦匪適所以爲假福元吉歟吁
夫冒榮求祥僥倖回互以荷一旦之得而至辱劇妖
已臻其身其亦不知之甚矣昔者朝綱上弛兵權下
移自提重器付于人而天下大勢去矣後醍醐帝赫
發宸怒圖以討高時搢紳緇紳衛士應兵潛謀竊省
嵐聚烏合其亦不異舉卵投石而笠置芳野相尋陷

沒天王儲君蒙塵西土而所在官軍崩解銷縮帖然
不復聞有兵革之事方是時楠公正成承詔特起戰
玉造逸赤阪退修手磐以拒百萬之師持三年之久
其間天王起居邈絕中京廢立見行而唯曰奉命討
賊後援弗繼前功弗期而唯曰以身許國擁孤兵嬰
小城盤據控蔽中畿衝路而恩養有素操演有術士
激卒厲一各當百自凡樓櫓器械糧餉薪水豫虞素
備嘗莫所或虧環攻夾擊蟻附魚貫應方臨機嘗不
見或挫七心賴此維持民觀賴此係屬有以知天下
猶有勤王討賊之師以義貞北興而殲巨魁長年西

服而奉天王賊徒內潰義旗四靡遂克還皇輿於中
京復大物於上古拂氛霧而鋤蛇豕擎日月而回乾
坤抑雖王氣之未終時運之未廢而自非公精忠格
大奇才蓋世孰能成之烈哉盛哉厥然後不能先之
諸將參之萬機政紀因循主心淫蠹孽后創厲而皇
藩倒誤臣誤朝而諍夫遜遂乃縱巨姦於廣野以恣
其吞嚼鎮闔並擁賊勢彌煽中興草昧之業再爲鼎
沸糜潰之極而公諫不行扶復顛碑復敗以
進焉勁敵寡兵退焉警言偏聽罷焉強促敦遣湊川
之役中有死而無他焉則天之命窮矣厥然後不伐

其勞不辭其位獨蒙朝廷之倚負蒼生之望焦思而
苦慮不用復諫不行復施隨顛隨扶亦敗亦禪猶尚
朝聞命夕引道往次櫻井驛遺言嫡子緒、唯以討
賊復仇之義未嘗一語及于家進赴決戰塗旁授首
卒以茲軀獻吾主而後已焉則人之義畢矣天之命
獨有窮焉而公之心則不已焉唯其不已是以四海
之內千載之下凡有知以上聞名歆風孰不竦慕愕
服欲以表其墓旌其閭血食其祀茅土其子孫者亦
孰不憤惋斥罵欲以鉤讒舌齧賊肉飲其血而寢處
其皮者而當時問乎公仇乎公者雖則恃一旦之寵

遲一朝之強而內省自視若悔若赧耿耿其方寸內則楠公之天於是定矣夫其確礪凜冽昭明較著禍愈慘而福愈穰凶愈烈而吉愈大者豈不信哉丙子之秋緝明如播州道經兵屢繫舟登岸往訪其碑所在則重巘杳冥平野草莽之間巍然特立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此乃水戸相公所建以改觀當時垂跡不朽功亦偉矣予低回不能去敢擇言曰能踐爲人之形者爲聖爲賢能踐爲臣爲子之形者爲忠爲孝有其心而無其事未得爲忠孝之全有此事而無其心未得爲忠孝之實而菴公也內盡外該心

事並至則建諸天地亘諸古今萬人所觀數尺之石題曰忠臣而固靡所愧其名矣嗚呼公之忠其天下之達忠也歎感歎之餘虔誦前言而繼以詩焉云
觀瀾文集

讀楠子傳詩序

長井定宗

余修史至於楠子傳蓋其始終存沒世之史藉載之詳審而今五尺之童亦所共識且其知能之高固不可勝言也而世之治亂道之興廢統爲己任無他所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乃楠子之本意而撥亂反正之志也豪傑之質王佐之才他賢之所能及乎惜

哉其中道而已矣王道不幸豈人事之所使然耶必
在天命如何耳於戲自神代以至今日楠子前後絕
無楠子仁義之舉神奇之策其脫然古今者誰能出
於其左右矣日推以方之西土萬古之人材抑三代
伊呂數公以後亦未嘗見如此之人但當三國鼎立
之時諸葛武侯蓋亦或其人也歟觀先儒嘗贊之之
語或以王佐才或以儒者氣象又或以庶幾禮樂蓋
其時勢德業雖未必一同而至其出處氣味則庶乎
其所相似者歟後生雖未可必妄議然試設使先儒
猶存而彼此交相讚則恐亦或以為諸葛楠子共駕

同科者歟但至其甲乙精微之極則其相等類也其
相優劣也吾輩未可必論焉然其人抵雖不中不遠
矣耳於夫至於三代以後則以卒域之盛且猶特諸
葛氏一人而已其前後未嘗見其比者矣貫夏夷亘
古今其人亦幾人亦幾何人嗚呼其難得也亦可見
矣因今隨所念以題野詩一律而贊嘆其勲功之一
一蓋其俊德奇才之盛亦將常以稱談耳

楠公像贊跋

室直清

本朝論名將者必以楠判官為最其奇策偉勲之迹
可圖者多矣先是本藩今參議公命狩野某畫櫻井

誠子之像且請歸化人舜水先生朱之瑜為之贊焉厥後常山侯故黃門公立碑于湊川以表判官之墓亦取其贊刻之碑背蓋其文足以昭示後世也今竊微吾侯尊尚之盛意使畫工寫判官像因書舜水先生贊以冠之亦將貽之家庭以為鑑也先生明帝疏屬中憤宗國之傾覆傷諸夏之用夷恥食其粟遂為浮海之舉其視判官憂國疾賊之心殆異域而同情也亦可謂後世之子雲者耶

鳥其文集參議公加賀侯菅原綱紀

楠公出處說

雨森東

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日與日月爭光可也曰

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侯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公固知之矣儒憲茶津阪孝紳曰其父丞相有言曰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乎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夫普天之下孰非王臣正軍之難豈容座視是其所以難也

楠公訓子圖記

高玄岱

元弘元年天皇蒙塵楠正成應勅拜命蓋夢賚之也始對策曰東賊悖逆淫亂荼毒天下陛下脩仁義任賢良乘其弊而加之天誅何難之有夫戰伐之功在

於智謀若止以兵勢論今合天下之兵武相二州不可當也若其用謀而行之易圖而不足懼也雖然兵家不在一旦之利而可必者第使臣正成在中興可圖皇業可復矣帝說正成義勇氣烈赤忠英武用兵如神機權出沒赤坂三日之糧托跡蟬蛻劍城孤立之危狼容虎威皇天譴怒東賊伏誅帝廼復位奈爨隙內啓兩雄爭功遂錦旆日映矛戟雲擁厥勢無可爲矣正成廼進策主師万全是計不聽正成則招其子正行櫻井驛方十一歲撫教曰今吾與而永訣矣吾死天下其與亂臣爾毋貳心必盡忠仗義挾輔王

卷之六
加六

室正行請從軍正成不允曰吾欲貽而忠報國也正行去正成據湊川兵最寡自辰至未凡十六戰身被十一創竟自殺年四十有三正成敏達帝之裔正成之子也君子曰三木一草惟楠木死得其所既正行起數奏大功後主倚賴焉然不復納諫方敵大舉擊正行四條驛正行謂衆曰惟有一死報國報父而已血戰數十合身被五創弟正時中矢不能前乃相與自殺時二十一白雉帖

正德己卯冬朝鮮來其報禮所賜有貼金彩畫屏風寫吾古聖主賢臣良將勇士等事有司議謂畫而無記事狀殊缺之人未必識其意於是命儒臣玄袋記其梗概以題画上此其中之

楠林
卷之六

擬新田義貞復楠正成書 森尚謙

廷尉足下辱惠書慰我於攀蕩之間屢請令淚潸然
足下以至忠之情責我以不能勤王至矣盡矣雖然
我有所不可不言者故姑論之某平日振三尺當萬
軍素靡一呼僵者皆起而殲鎌倉之渠魁防足利之
人寇恒社金革一圖恢復只恐背推轂之命不成敵
愾之功不幸運祚日迫殆似漢唐之末讒姦得時椒
房用事嗚呼憂國如足下不得厚賞諫君如藤房不
飲恩遇宜哉謀臣良將不能全節也予當此時陽日

九廻苟敵禦外患則內亂將興欲鎮國難則公家益
驕效忠矣哉碎身勾刃顧我矣哉汚名青史而藤房
已避于荒野足下亦欲戰歟予愍之不樂願早死軍
中者以此耳若夫戀一乎一媚人沮軍後期予謹伏
罪不敢遁辭至于中原失鹿車駕播越非予之罪彼
儉人姦邪之所為也竊惟主上蒙塵他方而孽臣不
能如廢彼山陽公濟陰王者因子之籌策及一二忠
臣能保守也誰敢不喜驩哉我寧喪亢不被不義之
名請與足下合力殄戮賊徒努力努力足下友人勸
我以陶侃溫嶠之名行亦令我慷慨無窮察亮嚴塾集

南公遺訓跋

紀德民

今距湊川之役四百三十有餘年矣而人之泣楠公者猶疇昔之事也宜矣其忠勇絕倫震動當代世傳其遺書誡子而未知果其真否然其言嚴正展誦之間使人凜然米澤源士雲甚慕公之為人具於其子也必據公之訓其與親戚僚友相會也必亦一讀此帖以爲人臣之節如此則足矣蓋君侯聞而善之爲手寫一通以賜之上雲拜稽首受而退卽裝以寶焉因屬民題其後曰是楠公之訓也而我君之筆也告子子孫謹而莫失墜

嚶鳴館遺稿

擬楠河州出師表

諸葛蠡

臣正成言臣竊以今國家鼎足而滅其一然陛下之憂在蕭牆也蓋當平氏秉柄而乘社稷之權振威於海內跋扈於中原分裂諸侯布符於天下操萬國之勢以侵寰中當此之時臣長草鄙布衣耕於河內安性於壟畝辟名於山澤陛下浪託夢乎傳巖之野不顧臣之謫劣厚幣以徵臣於草莽之中由是得撫琴拜陛下陛下亦爲以臣可與言者不措故臣亦昧死述當世之事爾來悉忠而不解盡能而不離以示情素臨勝敗存亡之機折骨而炊易子而食無反北之

心於是乎金剛赤阪難波之諸役以弱克強舉寡制衆無一不利也源中郎義貞赤松父子等勃然而起於東西皆虎賁之士也與臣戮力歃血盟歿生雖然糧食既匱士卒病羸河魚腹疾無有麥麩及陛下西巡於岐州山東之兵沸然鼎湧負弩擔戈之士煙熿于道劫上之師八州之草木靡然而偃此時也內而則無能効忠貞之節以成殺身之名者外而無能竭肱股之力以立累世之功者嘻萬乘之國危於累卵急於倒懸顛履之救猶奉漏甕沃燠釜也特源中郎身不忘聖恩橐鞬鞞弭周旋中原天誘其中彼以不

克逞其志是以姦宄大殘兇暴悉攘得方船以還幸于舊都王室復興海內晏如世所謂生歿而肉骨者也可謂中郎之勲其大也哉然猶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者比、有焉吏部尊氏在彼族中而睥其目僭其腹私懷虎狼之心自領大將軍夏退居鎌府恣天下之政聲威四境自黃門郎藤房身遁金馬其非薄之徒竊位東藩爵刊上卿各張面諛以塞忠諫今而馴不及舌周書有之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當此時雖中郎鎮衛紫闥然尊氏南面稱孤是尾之不掉者幾可知也而作之言者復從裂骨肉之間使兩虎相

闕而駑犬將受其敝此陛下之憂在蕭牆也予不反
親臣不逆君先王之通誼也今違命之徒不臣之族
橫行天下以犯宸闈於是遷皇輿於南山然尚國敝
禍多衆心搖而如懸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兵士
罷刀金甲胄生蟣虱踴之勢烏得當焉夫良醫知
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今陛下神聖叡武宿
諛薄舉爪牙以仁義誅無道爲南北相和之政則上
以解社稷之憂下以救生民之厄予萬世而固於秦
山四維嗚呼莫邪之銳非藉人力惡能割剗矣願陛
下熟察之謹奉表以聞○鬢髮山人集

藏陸宣公集注醫王山記 石川安貞

陸宣公終身所用力不負所學者也亦有同者我楠
公其人也公之赴溱川也遺書於長子正行唯勉以
勤學無怠無一言及他也正行善繼父之志以壯年
辭職色未幾起義兵而歿之唯存忠義之名長與居
諸爭光此所謂不負所學者非耶余恒忻慕公之德
恐其嘉言不顯以不負跡有似以其事附之且以宣
公集注一部藏公遺跡醫王山云陸宣公
全集注

楠公正行絕命辭拓本跋 林衡

河尻之文在和之五條監其稅務公暇時之芳野按

討往蹟而郵筒往來多及其事嘗以書來云如意輪
寺藏一漆板扉楠公正行所雕絕命辭者歷年數日
而猶隱、可讀余乞其搨本之文乃手摸之用累日
功纔得髣髴然當時用鏤自刻者摸之良不易也記
載正平二年東軍入寇公分必歿方出師時拜先帝
陵因署赴義者姓名於堂壁板又題絕命辭而本之
所存扉板而非壁板則亦足以訂記之誤矣嗚呼公
之精忠大節不待瑣筆札而後傳然亦可賴此以
挹其風猷則何得不廣其傳乎遂以摸本付之劖劂
且書其由云享和癸亥秋七月

本

忠聖錄序

津阪孝綽

自古攀蕩之世忠臣固多矣特若楠公之節直與日
月爭光諸葛武侯不得專美于西土至今誦其事使
人慷慨感激未嘗不墮淚焉於戲豈非忠之聖者耶
愚嘗竊撰所編如讚公之盛德吾豈敢乎庶幾可以
鼓舞士之義氣怯夫奮勇姦臣立節矣區、靖獻之
志以以不辭僭踰之辜也且冀附海舶傳諸西十俾
知我有若人其亦可以觀君子國之光也哉文化十
年癸酉正月

忠聖錄

忠聖錄跋

前人

綱目卷之六

南本記 卷之六
嗚呼楠公之聖忠神武真我邦諸葛孔明矣夫足利兄弟之姦逆後人必誅其遺跡而數其罪直欲誅枯骨於九泉之下至於楠公父子則美之不容口欽慕無已其子孫已微陵谷已變猶惓惓焉傷悼悲痛殆若吾輩然此其志節雖屈於一時終能伸於後世天果不佑忠賢乎傳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其不信然乎斯知義不可不爲不義不可不戒豈可貪一時之私汚千載之名也哉昔人有言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臣余於斯編亦云是纂述之志也文化乙亥臯月上

楠公筆錄序

小田原侯大久保忠真

河州石川郡南別井村有尼刹曰慈眼寺什器有故河攝泉三州守贈正三位近衛中將楠公筆錄真蹟一冊裝釘爲小葉子無外簽又無書名跋有軍檀目鏡云云建武二年八月日正成若于字又有花押筆力遒絕奕奕有神公之用兵雖不可端倪公之威武可以想見焉嗚呼距今四百八十年其人則無其事則元好無恙尤可喜矣余時旣爲大坂處守村即今隸於小田原以故得親寓細讀焉此冊子原藏以子匣而緘滕之不攝何以爲守備廼另造套函因扁鐫

而歸也曰可以善藏之不欲公諸非其人矣蓋公之志也文化十一年歲次甲戌夏五月小田原城主從四位下大久保加賀守藤原忠真補公筆錄跋楠公摸本後濱松侯水野忠邦元弘帝擢楠公於行伍之間而天下兇徒不敢向南方逞逆威公之智足以經世德足以服物而垂爲人臣之則於萬世者於此手書可概見也舊年小田原侯大久保氏鎮於攝城新製篋笥以納焉事詳後文文政乙酉歲余亦鎮於此幸得縱觀翌年丙戌秋命侍者模寫之如其掣筆飛動今已塗抹過半僅存

一二於百中耳然而一瓣可知則味者夫在此其可文政九年丙戌濱松城主水野忠邦謹跋上

題溱川歌後

賴襄

此余十八歲東遊始謁公墳所作爾來數謁每思少作可憾然亦不能改構歌中關西男子用韋孝寬語益楠公首論東人可以謀屈終如其所策用此典自謂貼切或云千窟是畿內非關西是用之菊池若近世之清水氏可稱耳然半語菟水之戰曰此河西國

第一畿內古亦通稱關西也

山陽題跋

書新出楠菊池書卷後

一井氏為新田支屬從舉義百戰及敗潛伏湖濱其
家零落獨存一婦人挈其舊物來住京師依善歌者
賀茂季鷹季鷹延余觀其家然蠹無論刀劍鎧冑新
田兄弟及楠氏父子以下往復文簡紛披堆積無有
條理余因攜門生就其家整理之略得就緒又為作
目錄使無散佚其家德之欲謝以物余乃請新田楠
二公書新田公書皆所謂感狀在一井氏不可少一
紙者故請得舉義時檄里見族一書署元弘三年五
月朔日新田小太郎英氣勃々千載如生楠公書較
上用豐肥爲以白鈔一行摩法借示一井氏之書

當時尊馬倥偬乃習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菊
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
潢藏家以資敬仰云 山陽遺稿

吊楠公文

澤徽

昔者余在京師往來阿波數過湊川徘徊
踏想見往事然塵務鞅掌未暇執筆今茲適
與諸友談及于此遂同作文以獻弔云爾
當元弘之紀年值皇道之多苦獨懷雄偉之資感夢
兆於聖主夙夜乃心帝室倉卒嬰城相拒運神籌於
帷幕使賊軍自畏沮啓浮屠之識文信符瑞之斯序

據叢爾之小賊舉天下莫能禦或陽歿以紆難置京
師於案堵嗟判官之用兵諸葛亦何足數乃不縻以
好爵委美錦於童豎彼徇節於湊川亦知世之無祐
誰其區區偷生而自獨受其侮子姓相繼效節保五
紀於南土皇綱紛其壞亂千載無復纂緒陷斯民於
塗炭誰其幹帝之蠱雖天命之使然亦判官之愆矩
忠則有得其全仁則未見其普何判官之勇智乃不
念全其舉賢者占有責備敢問諸湊川浦獨愈集

擬補正行答足利尊氏書 長野確

惠迪從逆虞書以言吉凶虧盈益謙周易亦曾箴戒

曩者一夫跋扈寔繁有徒百姓奔走孔棘匪遑天子
提劍東顧方怒武臣畏糧西來且征分軍命銳顯誅
之師若雲借箸論兵密策之計如雨當是之時幕府
大奮武烈誕將天威驅育獲於中原逐豺狼於曠野
金鞭躍馬士皆赤豹黃鬃羽扇麾兵軍是青旗白旆
群兇咸滅李郭之功成於不日四海悉平良平之烈
曜於無窮盛衰之變無之無爾逆順之殊不得不然
道之存天其未亾乎民之戴帝厥惟舊哉旣而幕府
位極三品之高職統六軍之衆何苦而反英布惡可
爲帝奚求如斯祿山安能得邦舍福取禍是僕之所

不曉忘恩爲仇豈人情之所能安幕府乃謂小人南
箕萋萋之譖已成哲婦長舌梟鴟之厲方降寃也當
怨危哉不安雖然皮之不存毛將焉付物之先腐蟲
因以生誰能誣者或自取之伏冀幕府深審安危熟
鑑成敗見機能遷是豈非智者哉知過能改誠可謂
仁人矣悲夫諸平才凶甲冑既生蟻虱二源構怨干
戈又動蕭牆若僕也者年未周期百玩嘗同於曾彬
口猶乳臭群議已比於柏直加之七年之疾憂存此
國六尺之孤托在吾身昔先君子淡蒙聖恩式遏寇
虐唱義勤王既追張巡之蹤盡忠報國固抱岳飛之

志行皆法於後世名重若山身已獻于先王命輜如
羽常恥一寸之退必期三綱之全生尚何爲怨遂
無我歿而後已蹇、本匪躬故圍孤城於三方孰謂
易守支大厦於一木誠亦難爲精神未歿人斬關羽
且懼眉目如生首見曹公猶怒小子之志今未能酬
先人之顏尚何忍見茲荷長者之嘉忱聊布狂夫之
一得奚能不憤歎哉庶幾其亮察焉

嘉聲軒
文約

譯楠公與男庄五書

平澤元愷

差人非它顧戰死在近欲見汝成立而義已分歿歿
則乃公事畢矣兒唯學焉爾學而成立則吾志自可

知已自絹一匹是上所賜甲冑一副祖各相襲至
今吾所環并贈為永訣耳建武三年正月廿日

今安正
當作五

高山仲繩論楠公出處

高山正之嘗見室直清所論著至於論楠公以應召
直造笠置為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
以議之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時
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
並起當此之時劉玄德者故販履織席之人自稱曰
王室之胄豈能辨其真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源

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心猶以為速
雖累百顧二百顧猶未盡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赫
赫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開關以來神聖
相承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皇民而楠
公則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雖無召命豈視國家
之難恬然自安哉聞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安得
效彼諸葛輩之為也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
其書投之堂下

杉山忠亮撰
高山彦九郎傳

千早城址

鹽谷世弘

嘗讀史觀東兵攻楠公於千早盡當時之猛將以百

倍之衆圍彈丸之孤城攻則敗當則摧如枯葉之迎
烈風遂終於自潰竊謂是不獨公籌略拔衆其山必
高其谷必深其坂必奇峻峭則不可梯而攀也今茲
西征過河內抵所謂千早村而登其城墟觀焉山高
不過二百步而頂方不滿五百弓谷不甚深阪不甚
峻其巖無大石怪巖爲之固不以梯而攀也可以鑿
而毀也而守而能固攻而不能取者何耶公之所擇
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嘗試以兵法推之山
高不過二百步者以椽出入進退也頂不滿五百弓
者以少兵不可以守大賊也谷不甚深阪不甚峻者

以孤岡獨立雖不深且峻無由梯而攀也然則公之
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且夫良將不以山爲城而以
勇智爲城公之才能超卓天下之山莫高於此也籌
策深遠天下之谷莫深於此也心膽沈毅氣志堅確
天下之峻坂堅城莫有加之也宜矣盡當時之猛將
以百倍之衆攻則敗當則摧也予於是不能無感焉
以公之才在千早則勝而在湊川則敗於北條氏則
伸而於足利氏則屈豈千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
不復於戰耶將公之出策巧於千早而拙於湊川耶
抑獨運其智與或掣其肘有所異而然也悲夫射方志

書楠廷尉像上

本邦論者以楠廷尉比諸葛武侯蓋得其倫夫子不言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公之用兵可謂庶幾矣以足利尊氏之奸雄廷尉在北奔之不遑及聞其死為之流涕孔明謫李嚴為民孔明卒嚴哭之至死彼其蹇之義固有以服其心也孔明娶黃承彥醜女而廷尉時滯風流行縉紳之間賢如藤房尚不能無汚廷尉獨以為是非人所宜為未嘗有所深濡是其立身大節皆如合符節室鳩巢亦近世碩儒以為孔明善野戰而廷尉則長於據城因以其比之者為非

其所見不亦左乎

帆足文集

楠公鎮宅符記

片山達

吾藩枕原君家藏一古銅形如鏡色銀青邊有細輪上兩雙鈕可以懸焉徑一寸九分厚一分重十二錢半其面神像隱起蓋北辰云背額圖三光下有題識中央四字一行曰鎮宅末字剝滅右偏九字二行曰建武二年乙亥正月吉上疑原日字亦剝滅左偏五字一行曰楠正成祭修是楠公鎮宅符也而建武乙亥則公歿節之前一年矣叩之君乃曰相傳已久不知所從獲也嗚呼公之高勲大節赫赫照人耳目乎

載一日何須余之喋喋抑觀物懷人余於此銅不能
 無言焉夫公許國之心百鍊不消猶夫精銅也而其
 敵王愾鋤國賊亦猶它之有鎮符以厭妖魔也則稱
 公為鎮國之符亦可乎南枝之夢續美傳岳其為
 符亦靈矣故元公之反正得此符也延元之召亂喪
 此符也而國家之事不可復言矣噫公之為鎮符於
 國家猶此銅為鎮符於公宅也國家既喪其符而公
 宅之符亦遂流落乎民間不然柘原氏雖世好聚古
 安得此銅傳家哉且余聞之銅之古者亾論劍鏡即
 微如印賤如錢亦可以辟不祥矣况忠誠義烈如公

其人所以鎮其宅者可以鼓大義氣而俾夫邪慝
 者凜然毛豎焉豈特厭妖魔云乎哉君家傳而藏之
 殆是德之符矣而為之子孫者必將有感奮興起焉
 則家之將隆天先降之符也可不珍而貴之哉

六石亭初

符章用銅圓其形蓋古俗然也今則用紙若板其
 形方而長且古人各自為之并錄名氏異於今之
 僧祝頌與者亦可見世態之變也

書楠公碑陰搨本後 菊池純

有稀世之略而後有稀世之筆而後有

稀世之君能兼此三者吾於撫公湊川碑見之矣夫
撫公方元弘建武間受萬乘知遇以一兵衛尉起草
莽之間運籌畫策使天下豺狼苦于莽命揭赤手輓
回虞淵之日恢復中興王業豈非稀世之略哉既而
上室攀蕩豺縱虎橫天下忠臣義士曝骨乎曠原吞
冤乎地下曾無一人立表具忠魂義魄之跡者何也
得非天豫待稀世之筆與稀世之君以命之乎其後
歷千有餘年吾源公光國以英明雄偉之資潛心皇
朝史籍博綜古今捃摭遺聞正野史之誤永使南朝
皇統歸乎正統時川有碧舜水朱氏者揮雄波奇特

之筆以換卅磅文以吊楠氏忠魂冤鬼于九原之下
豈不曠代之盛事乎哉吾亦南朝忠義之餘裔一讀
感泣不覺涕泗之交頤也

三溪
文稿

南木誌卷之六終 文以用南木... 宣正... 南木...

